

林青霞自傳看窗裡窗外風景

林青霞

林青霞在今年香港書展推出自傳《窗裡窗外》，由十七歲在台北西門町被星探發掘獲邀演《窗外》女主角寫起，至拍了一百部戲後，結婚退隱，當中有包含她成長的心路歷程，與知心好友寶貴的友誼，她對事情的看法，所悟出的哲理，她與父母的感情，對人一句都是她最真摯的心底話，這與林青霞來說是很不尋常的事。

因為在她預備嫁給李添勝開始，她覺得沒安全感，事事非常小心，很戒備，幸而周圍的人明白她是因緊張與李添勝的婚姻，向來低調的她知道李添勝的低調性格，所以她要更低調。

好像婚禮在美國舉行，據說為怕走漏風聲傳媒知道她的行蹤，飛赴美國採訪她的婚禮，她不發正式喜帖給好友，只電話通知各人預留某月某日至某日，等她通知便往機場乘搭某班航機，至於正式舉行婚禮的日期、時間和地點一概保密，她會安排專車接送。

婚後雖然李添勝送她不少名貴珠寶首飾，她也只戴一對幾卡的水鑽耳環，腕上是丈夫送她價值千多元的玩錶，可見她對身為太太的滿足。

亦因此，在自傳中，她絕少提及自己的愛情故事。為免不必要的非非，青霞收管生活圈子，只跟一班相知相好的朋友來往，不大熱衷認識新朋友，如果有好友請食飯，她會問清楚主人家還有甚麼賓客，姓甚名誰，甚麼背景，為甚麼邀請對方，然後再三考慮才答應，她的好朋友都了解她，寵她，一點不介意。

她在自傳中提到張國榮成為莫逆，緣於拍到《東邪西毒》，記得他們在王家衛導演下帶著《東》片到威尼斯影展行紅地毯回港後，青霞、哥哥、幾個圈外好友和我，相約一起吃大龍蝦，青霞講述她在威尼斯看了《東》片首映，當地傳媒問她觀後感，她說她根本看不懂，所以地她坦白回答要多看幾遍才可以回答這問題。

轉眼十多年，這樣一頓大龍蝦早已成了絕響。

編文庫一、二

琴台聚

近年我策劃了三套大型文庫。在世紀之交，我編了一套《二〇〇〇年文庫——當代中國文學精選》。從一九九九年夏季起，分期陸續出版，共出版了二十位作家的自選集，其中包括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作家高行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套文庫的代表性。這套文庫從籌備到出版經歷了二年時間。

我策劃的第二套文庫是人文思想方面的《廿一世紀文庫》。作者包括王若水、余英時、何方、李慎之、李澤厚、袁偉時、劉再復、蘇紹智、郭羅基等，共計十五卷，都是時論的大家。這是二〇〇二年開始出版的，歷二年時間。

我策劃的第三套文庫，也是最艱巨的是《世界當代華文文學精選文庫》。今年書展，《世界當代華文文學精選文庫》剛巧出齊了，可以劃上一句號。

出版這套書前後共花了三年時間。出版一套由二十位海外知名文學教授及專家選出的五十位作家作品集，以出版的速度來說，應該是屬於快捷的。

這套書雖由二十位學者選出，以票數最多的五十位作家作品集，但其出版過程也相當繁複、曲折和艱辛。

不管怎樣，這套書的出版首先要感謝合作者和贊助者新加坡青年書局、老關陳孟哲先生及其總經理韓瑞璋，他們都出了大力，而且一開始是持着一種開明的態度，認同以學者專家選出的作家的作品為準。這是十分關鍵的。

在籌備出版的過程中，最難解決的是作者的版權問題。入選的都是著名的作家，他們不少作品是給多家出版社出版的。他們的精選作品，往往要牽涉多家出版社的版權，要解決這些版權，要逐家去洽談。其中也有個別出版不肯轉讓版權，造成僵局，雖費了九牛

遊戲

玄學電腦

天命不時也會幻想如何創製及發展各種玄學產品，由於兩個兒子非常喜愛電玩，所以電腦遊戲自然也是我的幻想對象之一，不料竟被人捷足先登！

這個電玩遊戲名為《青春面具》，其玩法是設計者先把各種不同的面相資料輸入電腦內，然後玩家控制的虛擬角色便要在遊戲中作出不同的人選擇，繼而令角色因經歷而出現不同的面相變化，而變化又會影響其選擇的道路（例如選擇不停讀書而從沒工作的經驗的主人翁將擁有一張呆板的面相，這將會影響他的戀愛道路），在必要時，玩家可以短暫地替主人翁戴上面具，度過某個難關，增添遊戲的刺激性。遊戲的最終目標是要玩家作出各種正確的人生選擇，繼而構成自己最喜歡的面相——如果人生也能如此，你說好不好！

你有興趣玩玩這個遊戲嗎？可惜它不過是日本著名作家東野圭吾在小說《綁架遊戲》內，男主角所設計的玩意。雖然只是虛構的情節，但它卻反映了作者對面相這門學問抱着認同的態度，令我不禁對之產生特別的好感。

各位了解天命的讀者也會知道，我向來也是位「推理迷」，而東野圭吾確是一位近年我頗為喜歡的作家，尤其這本講述男主角聯同女主角藉藉扮綁架勒索她父親的《綁架遊戲》，精密的綁架橋段不但叫人拍案叫絕，尾段更是計中有計，合理地大出讀者意料，是部精彩非常推理作品。

各位如果懶懶讀小說的話，《綁架遊戲》早於〇三年時被改編成電影，由仲間由紀惠擔演女主角，活演了這個小說中相當迷人的角色，只可惜情節卻比小說出色不少，我建議不妨先看看小說，然後借電影滿足對女主角的幻想！

二虎之力，也不得要領。如香港的西區及華裔美國作家鄭愁予，最後都因版權解決不了而見遺，這是一大缺憾。

但是，出版到後來，新加坡的某些文藝界好事之徒，向青年書局施加壓力，理由是既然這套書是新加坡方面的出版社贊助，沒有理由由入選作者沒有新加坡的作家，並且廣發文字，對主編者口誅筆伐，這是意料之外的事。某文藝社團還組織文章，做了好幾期特輯，連篇連地對這套書進行文式式批判，甚至對主編者進行人身攻擊。

對此，我只好一笑置之。首先，是這套書出版前已定出選擇作家及作品的標準，而且不是我與原向兩人可左右的。

新加坡文學在華文世界，也是有其突出成就的地方，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作為一套文庫，特別是一套「精選」的文庫，當然不能視作包羅萬有的華文文學的全集，決難以面面俱到。

況且每套文庫，都有其選擇的準則。這個準則只在特定的時空編選，肯定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和缺點，批評者也不妨指出來，讓精明的讀者去作一評斷，讓以後編輯文集者參考。

正如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馬悅然教授指出，諾貝爾文學獎並不是世界冠軍。換言之，諾貝爾文學獎並不是代表其選出的作家與作品是世界最好的作品，獲獎作家只是在某些特定準則和條件下誕生的，只能說在這個準則的範圍內，相對而言是較好的作品。

特別是文學作品，也有見人見智的問題。每一套文庫也只能說在一定框架下產生的作品。她的價值和平如何，最終的判決，是讀者與時間。

我相信，後來的編選者肯定會比之前的好。我也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有更精讀價值的文庫的出現。

綠色禁區的傳奇

紐約的海港是古老的，口袋形的人海口裡面，是縱深無底的海灣，散發着一種因估摸不透而帶來的敬畏感。香港的海港是幽深的，若石星的海底下，是遼闊清澈的水域，往往同時停泊幾十艘萬噸巨輪。而天津港是人工的，淤泥質的淺灘上，是吹填造陸的傑作。從港口美麗的線條，我發現成千上萬色彩鮮豔的集裝箱，整齊地碼在海邊大幅空地，彷彿小時候玩的彩色積木。

第一次來天津時，天津給我的印象不僅是一座頗為封閉的老工業城市，而且還是一個海而不能親海的城市。退潮以後是一片泥，漲潮後是一片水。海岸線有多長，淤泥灘塗就有多長。那時一望無際的鹽鹼地，長不出莊稼，也留不住鳥雀。在陽光的暴曬下，冒的都是鹽硝。惟一的一塊塊、一簇簇扎根在鹽鹼地上的鹽蒿，頂着苦澀的海風，展示着頑強的生命力。城市很難見到綠色，天空籠上了一層工業霧靄。時鐘彷彿停在了上個世紀的那個工業化年代。

時隔六年，我再去天津。沿途可見林立的腳手架，密佈的吊塔。在一塊塊巨大廣告板的後面，是一個接一個的建設工地，機聲轟鳴，塵土飛揚。一輛輛載着淤泥的運土卡車，出出進進，繁忙緊迫，簡直猶如一場戰爭。「像這樣的建設工地，在天津有二千多處哩」，天津女作家趙玫說這話時，我感受到天津正在進行着一場更加深層次的改革開放。

經歷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深圳特區為龍頭的珠江三角洲改革開放，為中國「摸着石頭過河」，引進國際投資，吸納香港產業大轉移，讓深圳一個小漁村在十年之間變成一個世界大都會之後，也是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上海浦東新區為龍頭的



濱海新區一景。作者提供圖片



天津港碼頭。作者提供圖片

物的正常生長。建立在這片茫茫鹽鹼灘上的濱海新區，是全國第一個不佔用農田的經濟開發區，也是城市建設的同時規劃生態環境的經濟開發區。

綠化工作者們在這片因含鹽量過多或強鹼性而「生了病」的土壤上，研究出鹽鹼地改良的新方法。建立鹽鹼地排水工程，形成地下網溝系統，利用伏雨進行脫鹽。經過一個雨季的脫鹽，濱海新區的鹽鹼度下降到0.3%以下，滿足了園林植被生長的需求。新技術改變了傳統客土回填，即把外邊的生土運進來，替換鹽鹼土，避免了「綠化了一方，卻毀了另一方」，對耕地資源造成的一定程度的破壞。當汽車經過鹽鹼地時，我看到正在攪拌的海泥，被長管子運到幾里外的池子裡沉澱，讓清水流走，把海泥吹乾。原來這就是吹填技術，就地改造，再進行施工綠化，還能節約成本40%。

走進濱海新區，公共場館、住宅和樓宇已經被綠樹環繞，交錯的公路網上已經形成了點、線、片、帶的綠色格局。大道兩旁寬闊的綠化帶，生長着許許多多知道名字的樹和不知道名字的樹。景觀樹和園林樹都按照規劃的要求作了精心佈局，按照當地的土壤、氣候和城市主題的需求選擇了不同的樹種，分為針葉樹、闊葉樹和大的樹蔭樹，一般以喬木科的白蠟樹、楊樹、榆樹和槐樹為主，輔以灌木科的金葉女真、紫葉小檗、大葉黃楊和珍珠梅。還有宿根花卉，時令花卉點綴於草坪間。色彩搭配、植物造景，保證了濱海新區四季常綠、三季有花。慢步在樹林裡，見枝頭有幾隻小雀抖動着翅膀跳躍着，鳴叫着，唧唧喳喳商量着什麼。也許，其中一隻在說，我們終於可以在這裡落腳了。

鹽鹼地，由昔日天津鹽鹼廠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工業廢料，堆積百年後形成的一座山，如今被良性循環，使用與消納成紫雲公園，是市民休閒的好去處。隨心繞着公園轉了一圈，空氣中飄逸的是青草和泥土的氣息，我感受到樹的景緻、花的溫情。品種豐富的植物經過簡單、現代的造景形式，體現出自然的美學特徵，體現了作為人類感知自然的媒介，景觀建築學對人的三個潛在關懷：美學、環境和社會。如果說美國紐約的中央公園可以代表美國現代景觀建築學的發展，那麼它所強調的是景觀中的人與自然的和諧，強調景觀中社會公平的體現，強調景觀中對人精神愉悅的訴求，就有了普世的價值。一隻黑白顏色相間的喜鵲忽的一聲從天空飛過，一頭扎進樹林裡，我聽見牠響亮的叫聲。牠的叫聲，讓靜靜的公園熱鬧起來。

在全球化時代城市的發展中，營造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文明城市引領了新的潮流。人們期待的是走進綠色，擁抱森林，生活在一個天藍，地綠，水清的美麗家園。

鹽鹼地變綠洲的本身就是一個奇跡，它譜寫了綠色禁區裡的傳奇。

樂器隨想

隨想國

在一年一度的小學同學聚會裡，有同學說起，這些年來，唯一在聚會中未曾出現的，是鄭經綸。鄭經綸，幾乎沒有人有印象。我說，就是那常常帶着小提琴來上堂的同鄉同學。於是大家都啊地一聲，想起那個同學的印象。

是的，我讀小學的時代，是一個物資缺乏的年代，別說一種樂器，就連學校的學費，有時都很難交出。哪像如今，幾乎每個學生都學會一種樂器。特別是現今暑假時候，常常碰到中小學生，帶著樂器前往音樂學校學習。

小學時代，學校有位女老師，會彈鋼琴，時常在教學之餘，到學校的教堂裡彈奏鋼琴，我偶爾前往聆聽，她還指點過我基本的彈奏手法，不過我只得一個聽字而已，因為哪裡的鋼琴，所以後來讀大學時，到同學的家裡聚會時，看到女同學能彈奏一手好鋼琴，都羨慕不已。

還有那些男同學，拿起結他就能彈出悅耳的民謠，人人跟着哼唱，多少女同學都為之着迷不已。

而我自己，除了吹吹簡單的口琴之外，什麼樂器也不會。自己的兒子在學口琴的時候，還曾和他一起吹奏，但當他學到看五線譜吹奏複雜的樂曲時，就剩下我一个人獨奏了，因為我連五線譜也只能當成是「豆豉上樓梯」而已。

不過，當多數學生都會彈奏一種樂器的時候，就不會像以前那麼容易在聚會中受到歡迎，物以稀為貴，富裕的時代，稀有的東西似乎很難找到。

核電玫瑰

踏地觀察

日本女足歷史性地奪得女子世界盃的金牌，固然不僅限於日本國民高興雀躍，對亞洲的女性運動員來說，自然也是件一大鼓舞。今次日本女足備受傳媒關注，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和成員之一的丸山桂里奈是日東電力的前職員有密切關連，身在福島核電站負責搶修的舊同事，也直言從她身上得到激勵振奮，那確是一個感人的新聞。

不過先撇開政治性的元素談，還是回歸運動歸運動去說吧。我很欣賞日足教父川淵三郎的足球哲學：如果金牌不能讓更多人參與體育運動，金牌又有何意義。我們身處的現實環境，由東洋而言不中外國家，大部分因為體育的政策均奉行金牌哲學，即使連不過體育上之地的香港，所謂的「精英運動員」計劃其實便是不折不扣的金牌政策的包裝演繹。我明白一切資源有限，但在決定資助的優先次序的考慮上，是否能推動全民運動的風氣，以及可否帶來正面及快樂的觀賞性運動 (spectator sports) 風氣，那才屬更加關切的要旨。

日本女足的揚威，教我想起數月前在電視上看瑞士女排精英賽決賽的情景。今次女足奪冠，相信沒有人會否認得到幸運之神眷顧，上屆場美國連番的中樞中柱，確實令日本連過多劫。與此同時，女排在決賽和古巴對決，同樣居於下風，第一局甚至被遠遠拋離。但日本的女足及女排，均演繹出驚人的打不死精神。

女足在又一次一次落後的劣勢中守住射十二碼取勝，女排在古巴的連番重扣下，一次又一次地施展水躍撲地救球，即使用成功的機會接近零，也不吝盡力一試。坦白而言，我一邊觀看，一邊也不斷為她們打氣加油。更重要的，希望運動的觀眾應該也可看出日本隊就自身的缺點所作的針對性訓練及部署。女足的入球肯定屬本屆各隊中變化幅度及難度分最高的一隊，而女排專心鑽研的擊手出界扣球法亦已臻化境，以上這一切一切都是她們艱苦努力後應得的回報。

那一朵玫瑰，委實綻放得美麗耀眼。

歷代明星

杜亦有道

醫生才子李焯芬在專欄寫及上代評劇巨星演員新鳳霞年少時為家中典當皮襖給弟作診金的一段往事，當鋪掌櫃知她在街坊中唱曲很有名，着她唱一曲便接了。受典當個好價錢，幾歲大的小姑娘欣然唱出一段西皮倒板「蘇三起解」，果然舊皮襖當了幾大洋，及長新鳳霞投身京班成名走紅，五十年代初中國著名文學劇評家吳祖光娶之為妻，這位新鳳霞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以來中國演藝界第一代「明星」，生於一九二七年的新鳳霞於中共一代明星以來第一部電影劇片《劉巧兒團圓》立即風靡全國，她笑靨如花如眉身段修長婀娜嫵媚，全國各年齡男子為她迷醉，那時每日收影迷信近十萬封，不少是寫「你太瘦了請保重」、「千萬別累病了」之類之問候，各省都有影迷給她寄肉乾寄糕餅，那時看了幾年鬥爭解放裝的中國人，都為此一個人間絕色迷亂了。

觀眾對偶像愛慕是自古已有之事，中共歲月第一代第一位之感情寄託便是新鳳霞，她接主演第二部片《小二黑結婚》又掀瘋狂，但丈夫吳祖光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知識分子，新鳳霞亦被連帶被鬥個七彩，六十年代後年華漸老也逐漸隱跡了。

觀眾對偶像愛慕是自古已有之事，中共歲月第一代第一位之感情寄託便是新鳳霞，她接主演第二部片《小二黑結婚》又掀瘋狂，但丈夫吳祖光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知識分子，新鳳霞亦被連帶被鬥個七彩，六十年代後年華漸老也逐漸隱跡了。

「第二代明星」並非扮白毛女的田華，而是上海影人赴雲南拍的《大涼山恩仇記》的孫景璐，第三代明星是主演《山間鈴響馬幫來》的王曉棠，第四代明星是《女藍五號》的秦怡，《小月兒》的王丹鳳，《母親》的張瑞芳和秦文（秦怡之妹，片中演女兒）到《紅色娘子軍》的祝希娟。後文革掀起崇拜恩慕明星是資產階級行為，至此中國明星便斷斷，與文革過後八十年代初才有陳沖、劉曉慶等興起，「中國美麗女明星史」如此半世紀翻四、五番，如今有人提起新鳳霞，往昔童年歲月之形影又由夢中揪出了。

筆者有幸生長在這中國演藝星光耀人之歲月當中，更半世紀從事這一行工作，與「明星」之明星——頂級星辰林青霞曾為好友談談微時同團高峰，與「歌后」之歌后——頂級歌姬鄧麗君也談談微時同甘共苦成為生命知己。如此地江湖走一遭，也算是「不辱沒此生」。前輩影星五十年前給新鳳霞寄肉乾，本人則請林青霞鄧麗君吃飯不知已多少次，青霞近日出版首作生命散文《窗裡窗外》，書展上簽名會本人只去湊熱鬧片刻，但我的女兒新作《風行風語》也在同日簽名會，我女兒是窮人，青霞巨富水浸眼眉，要擠擁場場去捧女兒場。